

引用:戴瑄,林洁.《傅青主女科·种子》治疗特色浅析[J].湖南中医杂志,2020,36(6):111-113.

《傅青主女科·种子》治疗特色浅析

戴瑄¹,林洁²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长沙,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长沙,410007)

[摘要] 《傅青主女科》是中医妇科的经典传世之作,其中“种子篇”对不孕症治疗有着极大的启发,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种子篇”十方中所涉及的药物出现频次较高的主要是:白术、人参、巴戟天、当归等,体现了其以补益为主的用药特色,且在剂量上有明确的君臣之分,利用不同的炮制方法与药对增强药物功效,使全方药物精简又疗效显著。在治疗特色方面重视先天之精,注重平调阴阳、调畅脏腑气机以助女性更好地受孕。

[关键词] 《傅青主女科》;治疗特色;调经种子;不孕症

[中图分类号] R2-5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0.06.049

清代医家傅山所著的《傅青主女科》分为上下两卷,主要内容包括上卷之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以及下卷之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十门。《傅青主女科》兼众家之长,师古而不泥古,全书文字朴实,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妇科常见疾病的病案及理法方药,共记录了80个病证,83首方剂,多种辨证方法兼顾,且尤其重视以肝、脾、肾三脏为主的脏腑辨证,又善用培补气血、脾胃调理之法,颇受妇科医

家推崇,是中医妇科的经典传世之作。

《傅青主女科·种子》包括身瘦不孕、胸满不思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孕、胸满少食不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骨蒸夜热不孕、腰酸腹胀不孕、便溺腹胀足浮肿不孕十门,并对其病因、临床症状及治法方药进行了精辟剖析。该篇所记载的病因病机及理法方药对后世不孕症的治疗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现介绍如下。

第一作者:戴瑄,女,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妇科学

通讯作者:林洁,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妇科学,E-mail:379327931@qq.com

半升。而用于治疗寒气厥逆的赤丸方中直接将乌头与半夏同用。这让人对“半夏反乌头(附子)”的说法产生疑问。有临床实践表明附子与半夏同用可以温化痰饮,对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及慢性咳嗽辨证属寒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单独使用的效果则不如二药合用,这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3.5 不良反应及应对方法 仲景不仅将附子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还详细记录了服用附子相关方药后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例如用于治疗少阴病,下利脉微者的白通汤,服药后利不止、厥逆无脉、并出现干呕烦者,需要加猪胆汁以反佐。用药后“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说明阳气逐渐回复,为病情好转的佳兆,反之则属预后不良。瓜蒌薤白丸方后注明以“小便利、腹中温”为有效。甘草附子汤以“得微汗”为病邪得解;“汗出复烦”则病邪未尽除,需要再服五合。白术附子汤方后有“一服觉身痹”,为药量不足所致,需“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指出头晕是术附温散皮水的反应,水气除尽则其症自消。乌头桂枝汤方后明确提出见效的表现为“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桂枝芍药汤加麻辛附子汤见效的表现为“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薤苡附子败酱散则以“小便当下”为见效的必要条件。

4 小 结

综上所述,仲景大胆使用附子的方法给后世医家提供了经验,如明代张景岳将人参、熟地黄、附子、大黄合称为“药中之四维”,认为人参、熟地黄是“治世之良相”,附子、大黄是“乱世之良将”。清代黄元御则认为附子具有“暖水燥土,泻湿除寒,走中宫而温脾,入下焦而暖肾,补垂绝之火种,续将断之阳根”等作用,不仅可用于治疗各种肢体、经络病证,更能回阳救逆,升下陷之清阳,消胀除满。

参考文献

- [1] 郭雷,高建凯.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阳虚血瘀证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9,35(2):153-154.
- [2] 曾祥琿,陈党红,孙良生,等.大剂四逆汤在危重症中的应用理法探讨[J].新中医,2019,51(3):57-59.
- [3] 雷映红,陈辉,王帆,等.真武汤加味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及其肾组织中IGF-1表达的影响[J].中医杂志,2018,59(20):1777-1782.
- [4] 黄竞威,赖志宏,周三官,等.乌头汤的临床研究进展[J].湖南中医杂志,2019,35(1):161-162.
- [5] 关芳,艾梦环,王骄.《金匮要略》分期辨治“心病”[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8,32(9):10-12.
- [6] 方静,陈江,金玉.薤苡附子败酱散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述评[J].陕西中医,2018,39(3):383-386. (收稿日期:2019-07-16)

1 用药特色

1.1 用药平和,补益为主 《傅青主女科·序》记载:“谈征君此书,谈证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一目了然。”种子十方中,共使用37味中药,总频次为81次,以补益扶正药物居多,且无一味药力峻猛之品。其中频次排在前8位的药物依次为白术(9次)、人参(7次)、巴戟天(5次)、当归(4次)、茯苓(4次)、熟地黄(3次)、白芍(3次)、肉桂(3次)。

中医自古就有“善医者,只用纯合之品而大病尽除;不善医者立异惊奇,不惟无效,反致百病丛生”之说。《种子》篇中如白术、人参、巴戟天等使用频率高的药物均有益气扶正、补肾填精之功效。白术被称为“脾脏补气健脾第一要药”,在《种子》篇中出现频率最高。傅氏以白术健脾益气之功,培补中央脾土,脾土健运则先天之精充足,可灌四旁助受孕^[1]。女子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气多易耗散,常呈不足^[2],故傅氏用人参以大补元气,与白术配伍更能增强其固护正气之功。巴戟天能温补肾阳,补肾中之火,则命门之火旺,女子机体温煦,各项生理功能正常,更易受孕。

1.2 君臣有序,剂量分明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物剂量,同一方中,药物剂量不同可以治疗不同疾病,也可以对同一疾病的疗效产生很大的差别。《傅青主女科》一书中白术用量从四分到一斤不等^[3],在《种子》篇中君药用量达一两的方剂有6首,分别以白术、巴戟天、大熟地、覆盆子、白芍、地骨皮为君药,肾主生殖,肾精的充足与否直接影响着女子的经、带、胎、产,在《种子》篇,方中重用巴戟天、大熟地为君,补肾填精,先天之本充足则能滋补后天,脾肾两脏功能正常,则胎孕之土壤肥沃,母体环境良好方能具备受孕的基本条件。

1.3 重视炮制,增强药效 纵观《傅青主女科》全书,傅氏于每味药后均备注了其特殊的炮制方法。《神农本草经》载“地黄”为药中上品,在临床应用上分别出现了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生地黄炭、熟地黄炭等炮制品^[4],而《傅青主女科》中则常用大熟地(九蒸),即熟地黄,具有大补五脏真阴、真水之功。脾脏属土,土爰稼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之功,白术多用土炒,引药入脾的同时也增强其补气健脾之效。并提汤中巴戟天用盐水浸泡,引药力直达肾脏,补肾气则脾胃之气升,解胸满不思食之症;在治疗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中,巴戟天亦用盐水浸泡,补肾之火,利膀胱之气,使胞胎之湿除,如汪洋之海化成雨露之壤,则胎孕易成。除此之外,其他药物也标注了特殊炮制方法,或生用,或酒洗,或炒,或制,其目的均为引药入经,直达病所,增强药效。在当代的药物运用中仍值得借鉴与学习。

1.4 制方严谨,善用药对 《种子》篇十首方剂中药物精简明了,少者4味,多者12味。每一味药物均针对病机用药,辨证精准,制方精简^[5]。方中多次运用大熟地、当归、白芍等药物^[6],傅青主在书中提到:“有熟地黄、归芍以滋肝,而壮水之主,则血不燥而气得和,怒气息而火自平,不必利气而气无不利,既无往而不利也。”傅氏在组方用药时,大量使

用药对,运用中药七情来增强其疗效。如养精神玉汤中用大熟地配山茱萸,大熟地具有补血养阴、填精益髓之功,山茱萸能补益肝肾、收敛固涩,两药合用增强了滋肾涩精之效,大补肾水而平肝木。胸满不思食不孕用补肾兼补脾的并提汤,方中人参配大熟地以培补气血,人参配白术补脾益肺。患者肾气不足累及脾胃,脾胃气虚则运化无力,表现为不思饮食,从而难以受孕。全方补气药多于补精药,脾胃之气充足则肾气不虚,两者相辅相成。患者一身之气充足,饮食改善,自会受孕。宽带汤所治疗的少腹急迫不孕中,大熟地配伍当归补血调经,增强全方之效,有助于缓带脉之急,利腰脐之气。除此之外,傅氏在全书中常用的药对还有:人参配黄芪以补脾益肺,人参配当归以补气调经,人参配阿胶以气血双补,当归配川芎以养血活血等。药对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药物的功效。

2 治疗特色

2.1 重视先天,平调阴阳 傅氏临证,重视先天之本,强调阴平阳秘。如身瘦不孕中世人皆以为此乃气虚所致,而傅氏提出“血虚”之故,精血亏虚则阴虚火旺致妇女难以受孕,根据症状指出应当“大补肾水而平肝木,水旺则血旺,血旺则火消,便成水在火上之卦”。水在火上之卦即济卦,《周易》对济卦的解释为阴阳和谐之象,上下相通之意。方用养精神玉汤,方中大熟地一两为君,大补阴血、益精填髓;伍山茱萸、当归养血调经、滋肾涩精;白芍酸甘化阴、补血柔肝。全方4味药物,专于填精,精满则肾精充足,血液化生有源;肝为肾之子,肾精充足则肝木自疏。本是血虚火旺之体,连服三月,填补精血,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血足则子宫易于容物,故机体阴阳和谐、上下相通,易于受孕。傅氏用看似普通常见的4味药材,结合中药性味归经、配伍特色将阴虚火旺的身瘦不孕调理成水火既济之象,值得临床借鉴。种子十方中有七方涉及“肾”脏,在《调经》篇中,傅氏指出“经本于肾”“经水出诸肾”的理论,肾精充盛,则冲脉气盛,任脉通畅,督脉温煦^[7]。督、任、冲三脉又同起于胞中,对调节气血、渗灌溪谷、濡润肌肤、协调胞宫的生理功能均有重要意义。且肾为先天之本,禀受着人体的先天之精,由此可见“肾”在女性的经带胎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临床必须重视对“肾”的调节,并结合中医的整体观念、五行生克理论等进行调节,更加有效地帮助患者受孕。

2.2 疏肝理脾,助肾受孕 傅氏在辨证用药时尤重视肝、脾、肾三脏,并结合多种辨证方法以求其本。《种子》篇中共使用中药37味,其中归经属肾经者22味,脾经者18味,肝经者16味。由此可见,在女性生殖中除了要重视肾之阴阳平衡外,对肝脾的调养也不容忽视。

《种子》篇十首方剂病机简析:1)身瘦不孕应大补肾水,以平肝木,达到调经种子的目的;2)胸满不思食不孕用补肾兼补脾胃的“并提汤”,使肾之阴阳二气升腾于上焦,令脾胃之气不下陷,带脉之气充足,从而容易受孕;3)针对下部冰冷不孕,采用“温胞饮”补心肾之火,心肾之火充足,则胞脉

不寒,受孕无忧;4)胸满少食不孕系因脾胃虚寒而致,但脾之母在肾之命门,胃之母在心之包络,根据五行相生之原理,子病治母,故用“温土毓麟汤”温补脾胃,又可兼顾命门与心包之火;5)带脉拘急所致的少腹急迫不孕,治疗需大补脾胃之气,配白芍平肝木,且白芍之酸能生肾水,也能缓解带脉之急,故少腹之急解而易于受孕;6)“肝气不开,则精不能泄”,治疗女子素体肝郁,嫉妒不孕中,解心、脾、肾、肝四经之郁,以开胞胎之门,方用“开郁种玉汤”,方中常见的7味中药,解肝气之郁,宣脾气之困,使心、肾之气具舒^[8],从而达到种子的目的;7)肥胖不孕用“加味补中益气汤”,在泻水化痰的同时补脾胃之气,祛除湿邪,则易于受孕;8)“清骨滋肾汤”治疗骨蒸夜热不孕,重用地骨皮,取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意,再稍补肾气,使机体阴阳平衡,从而达到受孕的目的;9)腰酸腹胀不孕需利腰脐,补任督以辅助受孕;10)“化水种子汤”大补肾气,壮先天之本,利膀胱之气,则便涩腹胀足浮肿之不孕可解。

《四圣心源》云:“厥阴肝木,生于肾水而长于脾土,水土温和,则肝木发荣。”肝脾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肾的同时,也应当对肝、脾进行调理。情志活动以五脏精气为基础,其各种刺激均可作用于相应脏腑,表现出不同的情志反应。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郁怒伤肝,故妇人之疾,郁证居多。肝气的疏泻,对女子的行经、排卵有着重要的作用,恰恰肝脏喜条达而恶抑郁,肝气条达,女子月经正常,排卵顺畅,故能有子。由此可见,在治疗妇人不孕中,疏肝是尤为重要的一大治法,且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滋养胎元,有助脾肾安胎之效^[9]。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充足则气血生化有源,能滋养濡润先天以及其他各个脏腑,使机体阴阳平和,易于受孕。《种子》篇十首方剂中,有九首方剂用到了白术,其中人参配白术有七首,两首单用白术。《本草通玄》中描述白术为“补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其药多用土炒,更是引药入脾,加强其功效^[3],由此可见补气健脾也是不孕症的常用治法。

3 现代指导意义

《傅青主女科》作为中医妇科的经典传世之作,对现代妇科疾病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月经后期、不孕、多毛等雄激素偏高的症状与《种子》篇中的身瘦不孕的症状十分相似,故借鉴身瘦不孕的理法方药来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的不孕临床疗效可观^[10]。梁容秋^[11]通过对《傅青主女科》治疗肾虚型不孕的深入学习研究,并结合现代“补肾调周法”为肾虚型不孕症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法。养精神玉汤能帮助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患者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提高妊娠率^[12]。《傅青主女科·种子》所提出的不孕症治法及方药经过了历史的验证,对除不孕症之外的相关疾病也有十分明确的临床疗效。曹保利等^[13]根据异病同治的方法,利用《种子》篇中治疗妇人嫉妒不孕的开郁种玉汤加减治疗因肝郁气滞导致的乳腺增生、胆囊炎、脏躁等,临床疗效确切。

少腹急迫不孕中的宽带汤经过加减后,能缓解肾虚血瘀型原发性痛经患者的全身症状,临床疗效优于妇科再造胶囊^[14]。李莹等^[15]用《种子》篇中治疗下部冰冷不孕的温胞饮来治疗原发性痛经,发现其疗效与叫咪美辛栓肛门塞药疗效相当。

4 小结

调查显示,全球至少有8000万以上的不孕夫妇,占已婚育龄夫妇的7%~15%^[16],我国不孕症的发病率也居高不下,临床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来帮助不孕症患者走出当前的困境^[17]。因此,将《傅青主女科·种子》篇中的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可在辅助生殖方面提供新的辨治思路,并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 黄进.《傅青主女科》运用白术浅探[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5(1):44-46.
- [2] 郑明岚,骆雅韵,黎小斌.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对《傅青主女科》用药规律的分析[J].中医药导报,2018,24(5):33-35.
- [3] 叶君辉,张建伟.浅析白术在《傅青主女科》中的应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7,36(1):61-62.
- [4] 李红伟,孟祥乐.地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药物评价研究,2015,38(2):218-228.
- [5] 徐艳红,张晚魁.《傅青主女科》治疗不孕的辨证用药特色探讨[J].山东中医杂志,2016,35(11):953-955.
- [6] 孙海媛.《傅青主女科》的社会文化基础[D].郑州:河南中医药大学,2016.
- [7] 董美玲.《傅青主女科》对中医妇科学的贡献[N].中国中医药报,2017-01-26(004).
- [8] 宋燕,马文侠.《傅青主女科》对不孕症的论治[J].光明中医,2011,26(11):2209-2210.
- [9] 李宛静,张弛,邓蒂斯,等.探析《傅青主女科·种子》中白术的“利腰脐”之用[J].中医药导报,2017,23(12):9-10.
- [10] 吴宾雁,陈丽笙,林岚.《傅青主女科》瘦人不孕的探析[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8,39(8):100-101.
- [11] 梁容秋.《傅青主女科》治疗肾虚型不孕症的学术思想及后世临床运用的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5.
- [12] 刘丽琴,于婷儿,陈莉,等.养精神玉汤辅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J].中医学报,2017,32(4):623-626.
- [13] 曹保利,姚建波.开郁种玉汤临床新应用[J].亚太传统医药,2017,13(6):103-104.
- [14] 谢智,郑文兰.宽带汤加减治疗肾虚血瘀型原发性痛经的疗效观察[J].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2016,3(2):75-76.
- [15] 李莹,崔莉,徐晶.温胞饮治疗原发性痛经41例临床观察[J].湖南中医杂志,2018,34(10):67-69.
- [16] 单伟超,杨娜,单伟颖.不孕症相关量表的研究现状[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5,23(8):573-576.
- [17] 赵剑英.不孕症发生的现状趋势与建议[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6,24(10):163-164.